

三才策論

一  
玉十二冊



三蘇策論卷之十一

歷代論 分引

眉山蘇軾子由著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夫於世治氣養心無益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求書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道文。而得聖賢處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文。所論益廣。以為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穎川。身世相忘。僊僊六甲。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門。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疎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己。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

堯舜

堯之世。洛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進位。四岳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洛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患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强。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富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說。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學。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敷學。乎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 周公論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眾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必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書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及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二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

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五霸美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從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從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里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說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 五伯

五伯桓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諸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還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

客也。晉文公以諸侯過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冀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鄆之君，爭鄆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鄆，得而不取，皆有

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

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侯，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毋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管仲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堅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舉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

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世多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三霸。

### 知營趙武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威。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營。後有趙武。皆能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樂豫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眾矣。唯知營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救楚而服鄭。此則知營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政趙武。武言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於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一馬方其未盟也。屈建喪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我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數戰。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耳。非歸其力。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喪甲以襲我。我亦喪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晉為盟主。晉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一馬。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晉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 漢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

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眾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阻於丞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楚田儂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正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是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懷悍驕賊嘗攻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皆其主父矣誠得長者往無復憂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 漢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柔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築敖陵駕中國帝虛體遣書厚以綰繫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年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凡杖薄無所發然氣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思用竈錯之計削諸侯地漢國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臨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思而不削濞必未反遲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制之卒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豈盡錯之計何以異此哉此高其垣牆深其陷阱時同而謹防之虎安能不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

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惡錯者鮮矣

漢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實仁大度。有古帝之風。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望。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勢激於此。張敖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卻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離之怨。困迫至死。意錯治與帝謀刺諸侯。帝遂廢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謫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等延不阿。惡其倖倖不屈。遂以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素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人為不恭儉者戒也。

歷代論二

漢武帝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休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達其意。則利害多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閹趙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方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意天子不救。尚何所賴。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商因臣言匈奴初和。

親親信還。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慨往。反議甚略。帝從。然議使聶壹青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因蚡解。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求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黠首托。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譴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譁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必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有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當禍興而無尤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而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重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文陰不雨之言而責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焦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眾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為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

晚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譏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一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愛天下故吾論三宗三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 漢哀帝

漢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寡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傳太后優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廡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頗自幸其莽既至使尚書劾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為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 漢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馬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

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敗趙魏獲咎卒盜弄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履大位悉王莽其奪久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識者專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實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高者也

### 漢光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謀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龜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人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燕楊惲蓋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惲然無惻怛之言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貴后擅朝霍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甚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

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 隗囂

知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口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眾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眾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臨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入河北，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繼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眾，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起，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

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饑饉多鬻。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朔方，光武聞之，數言以時進討。禹固執則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日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滎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甫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為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為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心，外無負於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孫梁冀，不從而立質帝，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為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怨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為三公，再欲立孫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固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聞然哉？

###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書武共誅宦官。黃目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實。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甯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訕訕。皆言侯覽。曹節公乘。王甫。鄭璠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謀。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祚蕃一朝老臣名。

在憂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

### 荀彧

荀文若之于曹公。則高帝之于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都。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氏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却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心。徐而謀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 賈詡上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眾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遠取於赤墜。夫謂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

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謝  
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  
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感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  
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  
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  
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計之不用夫玄德  
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計豈非以詡言  
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還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  
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還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  
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急彼  
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下

用兵之難蓋有休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强也魏文帝  
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最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  
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料君臣無權  
不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  
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可謂不休於外矣  
晉未討堅擁百萬之眾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寧謝安乘苻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

知南江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人。休於外之患也。

### 劉玄德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敵。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讐。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為敵。則報讐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為夫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讐魏之重。倖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為得其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為不計矣哉。

### 孫仲謀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權。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將琰費禕而愛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衛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盡諸葛恪之勁悍。越眾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 晉宣帝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一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

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眾。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謀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王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患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託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淫子而足矣。然外平微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將琬費禪。奉一昏王三十餘年。而無一人心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蓋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其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此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 晉武帝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不在太子也。則寢廢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